失去的臉孔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CONTENTS

目 錄

失去的臉孔

1

「已經——結束了吧！」

在說出這句話之前，他們這天的約會時間已過了三小時。正確地說，該是過了三小時零七分鐘——里美看了好幾次腕錶。當過了兩小時的時候，她便決意「過三小時後就說出來」。

結果延至三小時零七分鐘。

「是吧。」仲井說。

明顯地，聽得出他是放下心頭大石的語氣。這樣，即使事後被對方指責甚麼，他都能理直氣壯地反駁：

「是你主動提出分手的。」

車子停在高地的路肩上。這裏是最高的地點，能夠俯瞰整個城市的

燈火。

這兒也是里美第一次獻上初吻，在仲井的懷裏輕輕顫抖的地方。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情？一年前？兩年前？——是兩年三個月零十天。

怎能忘記？因為對里美來說，那是她的初吻和第一次擁抱。

「——出去外面吧。」里美說。

「風好冷啊！」

仲井嘴裏抱怨着，卻又改變主意聽從里美的話，於是打開車門，從駕駛席走下來。

「——今晚沒甚麼風呢。」

這種含有辯白意味的說法真令人發噱。他先說「風好冷」，但出來一看，卻連微風也沒有。

里美走近防撞欄，俯視夜裏的城市。

〈CROWN〉的霓虹光管映入眼簾。

——兩年三個月零三天前，跟仲井第一次上的酒店。

初吻之後的一個星期，里美第一次親身體驗到男人為何物。

其實，她想在更整潔、更漂亮的市中心一流酒店裏過夜的，而不是那種廉價酒店。

「〈CROWN〉的霓虹燈還沒有修理好呢！」里美說。

「嗯？——哦，那間呀！」

部分燈光熄滅了，變成〈COWN〉。從那時起就是這樣。

「唔，世事難料。」仲井覺得是好時機，便故作輕鬆地說。「在這裏結束也好——再見亦是朋友嘛。」

對你而已。我呢？你根本從來沒有考慮我的心情。

其實應該是由他自己提出才是，因為「想分手」的人是仲井才對。

不過，里美知道仲井是絕對不會主動說出來的。

他就是這種人。即使工作也是，他最討厭的就是「負責任」。

「——幾時？」里美說。

「甚麼？」

「婚禮呀——你和南小姐的婚禮。」

「你在說甚麼呀⁉」

仲井動搖了。

「有甚麼關係？我們已經結束了。早就聽說了。你不知道公司裏的謠言嗎？嚇人！你真太悠閒了。」

「公司內有謠言？」

「第一次聽到？」

「——嗯。」

「至少南小姐不像你那麼守口如瓶吧。」里美説。「她告訴了要好的女同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翌日——整間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涼子她……」

「好年輕！是廿三嗎？——年輕真好呢！」

「里美——會田才是。」

他故意再叫一遍她的名字。

「而且長得又可愛。我也有帶鏡子的，曉得南小姐比我可愛多了。」説句實話，為甚麼那麼可愛的女孩，會走到我們這種毫不起眼的公司來呢？

——去年，當大學剛畢業的南涼子入職時，平日睡眼惺忪似的男同事都突然雙目有神，甚至眼泛亮光。

里美搞不懂的是，為甚麼她偏偏看上了仲井？

知道南涼子和仲井開始交往時，里美不怒反笑——她以為他倆不可能持續多久。

結果，二人繼續交往。里美被甩掉了……

「我……對不起你。」

「別說了！如果道歉的話，不是更可悲嗎？」里美說。「還有，為甚麼要選擇第一次約會的地點談分手？」

「不，沒甚麼特別意思的……」

為甚麼——為甚麼我會愛上這種男人？

里美感到自己正在崩潰。她一面嘲笑自己，一面覺得失去了甚麼無可替代的東西似的。

「算數了。」里美說。「愈說愈不開心——回去吧！」

仲井鬆一口氣。他擔心要是里美大哭大鬧，不知道如何是好。

里美坐上前座。

仲井坐回駕駛席。

「必須稍稍後退，然後 U-turn 才行。」

他開動引擎，把排檔換為倒退檔。

仲井望向後方，腳離開煞車掣。

這時——真的是一瞬間的念頭，里美把排檔換為「D」檔。

踩油門時，車子往前直衝。

仲井大吃一驚，趕忙踏着煞車掣，但車子已經把防撞欄「嘎吱嘎吱」的撞倒了。

車身慢慢往前傾斜。

那一瞬間，仲井看着里美。當他見到里美的臉上泛起笑意時，頓時

領悟到發生了甚麼事。

里美嚷道：

「一起死吧！」

「開玩笑！」

仲井的尖叫聲，在狹窄的車廂內非常刺耳。

車子垂直地墜落山崖。

車子與甚麼東西激烈碰撞，玻璃片四濺。沒有扣上安全帶的里美，她的身體從車廂裏飛出去。

「——涼子！」

仲井在那一瞬間這樣嘶喊。

聽到那句聲喚時，里美的身體伴隨着撕裂的痛苦，沉入黑暗的深淵裏……

2

車子似乎輾倒石頭，「噔」地搖了一下，美貴醒過來。

「——啊！睡着了。」她打呵欠。「現在在哪一帶？」

「下山的半路。」仲井宏行說。

「剛才還未上山嗎？相當費時呢！」

「看吧！這樣的霧——不能開得太快啊！」

黑夜的山道。蜿蜒不斷的急轉彎，加上濃霧襲來，連自認平日慣於魯莽駕駛的宏行也害怕。尤其現在，更是怕上加怕。

「好吧！總比開快車從山崖掉下去的好——」美貴打住，「抱歉，我太口沒遮攔了。」

「沒關係。」

「哎……你哥哥的車子是在這附近墜落的吧。」

「嗯。」仲井宏行點點頭。「從這上面最高的地方，衝破防撞欄掉下去。我記得不太清楚，多半是掉到這條路附近，並燃燒起來。」

「你來看過嗎？」

「嗯——警方叫我來認屍。即使不願意也沒法子。」

「是這一帶嗎？」

「應該是。陰沉沉的，看不清楚。」宏行搖搖頭。「雖說認屍，但都燒焦了，連臉容也幾乎無法辨認，太糟糕了。」

「真的糟透。」

說罷，吉山美貴把身子探近宏行，在他的臉上輕輕一吻。

「喂，癢死了。」宏行笑說。

這時，一棵在半腰折斷的粗大樹幹浮現在車燈裏，宏行瞬間一臉煞

白。

已經沒甚麼了！現在只有折斷的樹而已。

既沒有車子，也沒有焦屍，還有……

因實在太恐怖了，認屍時，宏行嚇得坐跌地上，不能站起來。

他沒打算將這件事告訴給美貴知道。

——那些刑警也太過分了。

儘管是兄弟，但突然看到一張燒焦的臉，宏行不禁意識飄遠。

「喂，你沒事吧？」

——怎麼可能沒事？

宏行踉踉蹌蹌地離開車子，蹲在路邊嘔吐。

半夜時分，一輛被燒焦的汽車周圍被燈光照射着，但稍微走遠一點

就近乎漆黑。

數部巡邏車及消防車堵着狹窄的山道，沒有人留意到蹲在路邊的宏行——他這樣以為。

噁心的感覺稍微消滅後，宏行慢慢站起來。

「呃……」一把女聲使他回過頭去。「你是死者的……」

「弟弟。」

話一說畢，宏行就被強光照射，使他大吃一驚。

「我們是N電視台的。好像有人說這是殉情，你怎麼想？」

因迎面而來的燈光太刺眼，所以看不清楚對方的臉，只見她的嘴緊貼着麥克風。

「呃——不太清楚。」宏行搖頭。

「你認識跟你哥哥交往的女人嗎？」

「不太清楚，我想是同事吧——」

「聽說是個叫會田里美的女人。」

「是嗎？」

知道就別問嘛！宏行想這麼說。

「你有聽警方說過，車上找不到她的遺體嗎？」

「是嗎？沒聽說。」

事實上，他現在才知道原來不只哥哥一個人。

「——有人在那兒。」

肩上扛着專業用的大型電視攝影機的記者說。

「啊？」

「在後面的樹枝之間……」

聽他這麼一說，宏行回過頭去。

由於強光迎面照射過來，所以看不清楚，只見到一團白色物體。

樹枝雜亂地交錯着，在那之間有一張人臉探出來。

是女的——眼睛大睜，彷彿從枝椏間窺視宏行這邊似的。

「誰？」宏行說。「你在那種地方幹甚麼？」

這時，女人開口說——

「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喂……」

宏行正想用手掰開樹枝之際，那女人的頭顱突然滾跌到他的腳畔。

宏行、女報道員及攝記，全都凍僵似的動彈不得。

它滾到燈光照射之處。

是個從頸的根部被撕裂下來的女人頭。

女人頭？

可是，剛才這女人說：
「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荒謬！
女報道員發出尖高的哀鳴，攝記也慌忙後退。
「甚麼事!?」
刑警趕過來。
「女人——女人的頭……」
女報道員抱頭鼠竄。
宏行則呆然佇立。
他想動也動不了。
「在這種地方——喂，這邊！」刑警大聲喊。
好不容易，宏行才能離開那兒。

那是甚麼？那女人的頭真的說話了嗎？

宏行在相距僅達數米之處癱坐在地……

車子終於抵達美貴的公寓。

「——回來晚了。」宏行說。

「沒法子呀！那麼厲害的霧。」美貴解開安全帶。「——抱歉。你不想經過那條路吧？」

「但總不能永遠不經過的。」

「你真好。」美貴吻他一下。「——過夜嗎？」

「可是……」

「明天大學下午才有課吧。沒關係。」

宏行飛快地瞄了公寓一眼。

在K大學所在的這個城市，蓋了好幾幢專讓大學生租住的小單位公寓。

因此，在公寓裏也有不少相識的朋友，其中不乏向家長打小報告的「間諜」。

「你從太平梯上去。我先返回房等你。」美貴下車。「把車子停泊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吧！」

宏行把車子停在距離公寓頗遠的巷子裏，然後快步走到公寓的後門。

走上太平梯時，四樓的其中一道門從裏面打開。

「安靜點！」美貴小聲說。「別發出腳步聲！」

宏行伸伸舌頭，並當場脫掉鞋子，一手拿着一隻，走到四樓去。

「傻瓜！」美貴忍俊不禁。「毋須脫掉鞋子嘛！」

「這樣比較輕便！」

「進來吧。」

宏行小步跑着，從四樓走廊溜進美貴的房間。美貴住在405號室。

「——真漂亮呢！」

宏行打量房間四周說。

他並非第一次進來，但由於美貴不是每次都讓他走進來，所以他對室內的感覺有點改變。

這是只租給大學生的公寓，不能隨便掛櫥架甚麼的。

一房一廳一廚房，附浴廁——對大學生來說，設施已算相當齊全的了。

跟這裏相比，同樣是學生身份的宏行，他所租住的是一間極為普通的公寓。彼此租金不同，當然不可抱怨甚麼，可他羨慕這種公寓生活也

是人之常情……

「——要洗澡嗎？」美貴說。

「嗯……」

仔細一想，已很久沒有在這個房間裏跟美貴親熱了，於是宏行一下子抱着她，把她壓倒在床。

「喂……至少也先關燈嘛。」美貴笑着說。

「亮一點有甚麼關係？」

「那麼，也要拉上窗簾吧！」

「說的也是。」

宏行大踏步走向窗旁，拉上窗簾。與此同時，美貴關了房間的燈，只開着床邊的小枱燈。

「——這樣比較沉着。」

美貴鑽上床，在裏面蠕動，然後把脫下來的衣物扔在床邊。

宏行也一邊被剛脫下來的褲子絆倒，一邊鑽上床。

「討厭！別那麼心急嘛！」

「因為你太棒了！」

不禁油腔滑調。

「信口雌黃——」

美貴說到一半時，床邊的電話鳴響。

「——討厭！是誰。」

「別管它！」

「那可不行。萬一是家裏打來的……」美貴一邊伸手拿起話筒，一邊用手指貼着嘴唇，向宏行示意要安靜。

「——是——喂喂？——哪一位？」美貴蹙眉。「——到底是甚麼一

回事？」

她把話筒放回去。

「怎麼了？」

「很奇怪的電話——是惡作劇吧。」

美貴沒有放在心上，因她聽不清楚對方說甚麼。

好像聽見「背叛你的情侶」之類……

宏行吻美貴，而美貴亦早已將剛才那通電話拋到九霄雲外……

3

「是仲井同學嗎？」

當宏行經過大學教務處前面，被一個女職員喊住。

「是。」

「有訪客找你。」

「有訪客找我？」

「昨晚你沒有返回公寓吧？」女職員戲弄他。「在哪兒過夜？」

「呃……」

「昨天接到好幾通查詢電話，所以我就在你公寓的電話錄音機留下留言。」

「我嫌麻煩才沒聽罷了——訪客是誰？」

「她說在停泊在外面的車上等你。」

宏行莫名其妙地出到外面，見到一部細小的方型汽車靠邊停着。是 Mini Cooper。

宏行窺望車內，見到一個倒下來靠背睡着的女人。

「咦……在哪兒見過……」

是一張見過的臉孔。

他「咚咚」的敲響車窗，對方嚇得睜大眼睛。

「抱歉。」她打開車門。「你是仲井吧——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宏行有點後悔在敲窗前沒想起來，否則可以靜悄悄地一走了之。

「電視台的——」

「我是N電視台的橫澤志保。」女報道員說。「當時……突然用攝影

機對着你，不好意思。」

「嗯……當時有其他駭人的事，記不起來了。」宏行聳聳肩。「今天沒帶麥克風嗎？」

橫澤志保看看腳畔，說：

「我已經不再是報道員了。」

「——啊？」

宏行大吃一驚。

「現場直播的時候，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過失。」

「是嗎？」

「為了那件事，我有話要說——有沒有時間？」

宏行不想牽連任何麻煩。

「甚麼事？我約了人……」

「總有一天，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宏行的臉僵住了——橫澤志保繼續說：

「對這句話有印象吧。」

「那麼……去運動場走走好了。那兒沒有人用。」

二人穿過建在寬闊用地上的新校舍之間，運動場就在眼前展現。他們坐在那兒的板櫈上。

「——真好呢！這所大學真大。」橫澤志保作個深呼吸。「綠樹多，空氣又清新。我以前的大學在市中心，每天吸着廢氣過日子。」接着，她又補充說：「已經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那麼，你要說甚麼？」

宏行問，橫澤志保隔了一會兒才說：

「——上個星期五，有個叫古川美津男的歌手辦了一個婚約發表會，

你知道嗎？」

「我在體育報看到了。」

古川美津男是年近四十的老牌歌星，已經有三次結婚和離婚的經驗。今次的結婚對像是個廿四、五歲的OL，比他年輕得多。

「我有個機會，可以直接和二人做專訪，安排在夜間的新聞節目中現場直播——當然，這種工作不是第一次，但我依然幹勁十足。平時都是以報道案件事故為主，陰沉的內容較多，對方也不太願意說話。跟那些新聞相比，報道婚約發表會時我的心情都輕鬆愉快得多。」

「恭喜。」

志保滿臉笑容地走近二人。

當然事先協調過，攝影機也設定在古川美津男自稱「拍起來最好看」

的角度。

「多謝。」

平時做專訪時愛理不理的古川美津男，今天也露出和藹的笑容來。

身旁的未婚妻穿上名牌套裝，已經習慣了攝影鏡頭似的。

專訪順利進行——由於只管問事先協商好「問也無妨」的問題，當然順利。

關於古川美津男過去的離婚話題，當然隻字不提。

很輕鬆的工作，但稱不上有趣——志保在想，能否用自己的主意來問一條特別的問題呢？當然那不可以觸怒古川。

「決定結婚的契機是甚麼？」

「希望組織怎樣的家庭？」

「打算生多少個小孩？」

——問完預定的問題後，攝記便從取景器抬起頭看着志保。

這時，志保卻突然問女方：「獨身的我，可以請教一件事嗎？」

「好的。」女的盈盈微笑。

「甚麼時候——」

她本想問「甚麼時候令你感覺到，這個人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這樣的話，大概不會令古川不高興吧？

可是——從志保口中溜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說話。

「你相信這個人會永遠愛你嗎？」

未婚妻面露困惑之色，回答說：「嗯，當然。」

志保笑了——那不是她的笑聲。那是低沉而嘲諷的笑聲。

然後，她說了。

「總有一天，這個人會背叛你的。」

——凍僵似的沉默。

說罷，志保自己也一臉愕然，掉了麥克風。

「——現場立刻大騷動。」志保環視着運動場說。「當然直播馬上中止，但已經在電視上播出了，覆水難收……」

一名像是田徑選手的男生正默默地在跑道上跑步。

「——於是，被革職了嗎？」

「雖然沒革職，卻被調去資料室。大概從此沒機會再上電視了。」

宏行聳聳肩。

「又不是我的錯。」

「我懂！我不是為了說那件事而來的，只不過——我不明白，為甚麼自己會說出那句話……」志保搖搖頭。「那一瞬間，彷彿身體不屬於自

己似的。這種感覺大概維持了數秒。」

「那又如何？」

「仲井——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請便。」

「那時候……那個晚上，你不是也聽到那句話嗎？」

「別說了。」宏行立即說道。「那是一個頭而已，怎麼可能會開口說話!?」

「但是聽到了——對吧？我也聽到。雖然聽得不大清楚，卻是女聲，好像是說『背叛你的情侶』之類。」

「你聽錯了！」宏行反駁。

「是嗎？」

「要不然是甚麼？」

他慪氣地說，卻等於認同橫澤志保的說法。

「現今社會還有幽靈嗎？若是故事情節也許頗有趣，但現實中不可能有這種事吧！」

「現今社會呀……」志保說。「不過，被情侶出賣的悔恨，以及對對方的執着等，即使科學再進步也改變不了的，不是嗎？」

「嗯……也許是吧。」

志保站起來。

「跟我來一趟好嗎？」

「去哪兒？」

「電視台——我希望你看一樣東西。」

宏行一下子說不出話來。

今天美貴有研討會，去了市中心。

「拜託。」

志保向宏行伸出手去。

從運動場那邊有幾名穿着「跑步裝」的女生接近，傳來開朗的笑聲。

「——她們是大學生嗎？」

「是高中生。這裏的高中部也在一起，那是高中生的運動服。」

「高中生呀……十六、七歲吧？」志保喃喃地說。「再過幾年，她們也會開始體會愛情的辛酸吧！」

「橫澤小姐——」

宏行欲言又止。

「——甚麼？」

「不……那麼，走吧。」

「你願意跟我走一趟嗎？」

「嗯。」

「謝謝！」

志保的表情緩和下來。

「但請你不要跟我握手。萬一被誰見到而向她告狀的話，我就慘了。」

「原來你有女朋友。」

志保邊走邊說。

「當然──橫澤小姐……」

「叫我志保好了。別人都這樣稱呼我，雖然不是男朋友。」

志保的語調含有苦澀味。

宏行本想問她「是否有過痛苦的愛情」，可還是打住了。

4

攝影機搖搖晃晃的，畫面有點歪斜。

「——大概攝記想到有誰在那裏吧，於是無意識地拉鏡頭。」志保說。「看到吧？」

電視主機的畫面有點暗，但仍可清楚地映出那女人的臉。

之後，那雙眼彷彿看到甚麼似的。宏行回頭跟她說話時，那女人的嘴巴動了。

「沒有收音，但從她的嘴巴動作來看，她是說『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志保說。

「誰曉得!?」宏行反駁。

「以前採訪時，我認識一個懂讀唇術的人——我讓那個人只看剛才的

部分，而她讀出來了。」

女人的頭顱滾跌下來。

接着，攝影機搖晃得相當厲害，得知攝記正慌忙逃跑。

志保停止播放錄像帶。

——這是電視台裏的錄影廠監控室，現在沒有其他人使用。

想起當時的情形，宏行也毛骨悚然。

「事到如今還能怎麼樣？她已化為灰燼。」

「可是留下怨恨。」志保把捲回的錄像帶拿出來。「我覺得必須想辦法消除她的恨意——否則，她的陰魂可能會纏着我們不放。」

「怎樣做？——找驅魔人來嗎？」

宏行苦笑。

「你哥哥和會田里美這女人交往過——你有聽説過這女人的事嗎？」

「哥哥從來不提起那種事。」宏行有點坐立不安。「我只知道他跟甚麼人交往而已……」

「她就是會田里美吧。」

「也許——我曾問過他會否和她結婚，他說『不知道』。給我的感覺是他似乎沒有結婚的意思。」

「若是那樣就明白了。假如墜車一事是出於里美強迫對方殉情，便可以了解那句話的含意——當然，不可能的事除外。」

宏行想到吉山美貴。

如果橫澤志保沒撒謊的話，美貴也可能會遭到會田里美的「報復」。

不，我是不會背叛美貴的。那女人所說的只是胡謅。

不過，就像干擾橫澤志保的重要工作般，萬一那種事發生在美貴身

上的話……

「——你想怎麼辦？」宏行問。

「你哥哥一定是準備和會田里美分手。他交上其他女朋友，一定是。」

「嗯……但是——」

「去查查看那個人是誰吧。」志保說。「為了安撫里美小姐的亡魂，那是首先要做的事。」

在電視台裏談論「陰魂」，宏行覺得有點奇怪，但現在的電視節目包羅萬象，「上窮碧落下黃泉」甚麼都有，這也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因我是電視台的人，即使見到你哥哥公司的人，他們也不會輕易告訴我甚麼、但換作是你就不會不自然。幫我這個忙吧。」

志保握着宏行的手，宏行心頭一震。

「我去，我去。」他急急地點頭。

「謝謝！」

志保笑逐顏開——由此可以理解，她作為新人時就開始受歡迎的原因。她的笑臉足以令異性心跳加速……

一身華麗長袖和服打扮的年輕女人，從酒店大堂走過。

宏行從沙發站起來，向那名剛巧從身邊經過的女人搭訕。

「你是南涼子小姐吧？」

那女人驚訝地轉過身來。

「我叫仲井宏行，是仲井光明的弟弟。」

「弟弟？」

「我想和你談一談。」

「不好意思……我沒甚麼跟你說——」

「我知道你和家兄曾經交往。你公司的人告訴我許多。」

「拜託。我不曉得你想怎樣，但事到如今再談那件事會令我很為難。」南涼子小聲說。「今天是我相親的日子——我沒那種時間。」

「拜託一下，不會花太多時間的。你和家兄交往過是事實吧。」

宏行快口催逼着問。

「——嗯。」對方遲疑片刻。「不過，仲井先生死了，所以我——」

「你和家兄打算結婚嗎？」

「那個……他是提過的。」

「家兄和會田里美小姐曾經交往的事，你知道吧？」

「當然——可我並沒有搶奪仲井先生，是仲井先生對里美小姐生厭，

才找理由分手。那時候，他開始追求我。僅此而已。」

這時，一個套裝打扮的中年女人從大堂走過來。

「涼子，你在幹甚麼？」

「是！我馬上來。」她趕忙回答。「她是家母。我該走了。」

「你有否說過甚麼古怪的話？」宏行問。

涼子一臉困惑。

「古怪的話？」

「在沒意識的情況下，說出『總有一天，你會背叛你的情侶』之類的話？」

涼子直勾勾地盯着宏行。

「你想找碴兒嗎？請你莊重點好！」

她斥責完宏行後，便轉身快步離去。

「——那個人幹甚麼？」

聽見她的母親在嘀咕。

「沒甚麼。」

宏行從她的語調得悉，南涼子大概不會再告訴他甚麼的了。

涼子離開後，宏行走向大堂的一角。

「——聽到嗎？」

站在柱子背後的志保點點頭。「聽到了。」

宏行摘下扣在外套衣領上的小型麥克風，還給志保。

「果然是她啊！」志保說。

她在電視台做事，這種道具很容易弄到手。志保就在這裏收聽宏行和南涼子的對話。

「她說今天相親——無論問甚麼她都不會再承認的了。」宏行說。

「不過……會田里美最想報復的對象，就是南涼子──假使發生甚麼事，一定……」

「大概不可能就這樣順利結婚吧。」志保微笑。「謝謝你合作，讓我聽到那些話。」

「哪裏……」

宏行有點難為情。

「我請客──找個地方一起吃飯吧。」

志保挽着宏行的手臂。

宏行沒有抗拒──跟美貴不同的成熟女性味道，叫宏行心如鹿撞。

「──我該走了。」

醒來後，宏行慌忙爬下床。

「留下來過夜如何？已經半夜了。」

志保從床上坐起來——這裏是志保的公寓。

「明天大學有課。」

宏行匆忙地穿上衣服。

「那不強留你了。」志保下床，披上絲質晨褸。「——沒關係。我沒使用味道太濃烈的香水。」

宏行着慌了。

「那種事……」

「你生氣嗎？如果不願意，你只要這樣說不就好嗎？」

宏行大嘆一口氣。

「我沒生氣……可是，為甚麼搞成這樣子？……這不是應驗了那女人所說的話嗎？」

志保笑了。

「你害怕嗎？沒事的。我不會告訴任何人。只要你瞞着她不就行嗎？」

「當然！誰會說出去!?」

「只要她不知道，那就不算是背叛了。」

宏行用不同的眼光注視着志保。

「——我不應該跟你合作！」

「事到如今還說甚麼？我只是為了答謝你才跟你睡——回去時小心吧！」

說畢，志保打個呵欠。

抵達公寓時，已接近黎明。

他沒錢乘計程車，只能等第一班火車。

從口袋掏出鑰匙，趕向自己的房間——美貴蹲在門前。

「——美貴。」

美貴慢騰騰地抬起頭來。

「總有一天，背叛你的情侶……」她說。

「住口！」宏行駭然一驚。「為甚麼說那種話⁉」

「是真的吧？」美貴站起來。「電話的聲音是這樣說的，說你總有一天會背叛我。」

「電話的聲音？」

「你去了誰那裏？去了來大學找你的女人那裏嗎？」

「美貴——」

「有人見到了。她很親切地告訴我。她說那女人開一部可愛的車子，

長得很引人注目的。」

「她是電視台的報道員啊！哥哥死的時候，前來採訪的報道員。」

宏行趕忙打開門，催促說：「進去吧——在裏面談好了。」

走進房間後，宏行在榻榻米上「咚」地坐下來。

「抱歉……」他兩手就地。「我喝了酒，禁不住就——我跟那名報道員到她的公寓去了。」

美貴仍然穿着大衣，坐下來說：

「你和那個人睡了吧？」

「說謊也沒用——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抱歉！」

宏行覺得不管被美貴怎樣責罵都無所謂。

「——你對我厭倦了嗎？」

「不是！只是一時意亂情迷。真的！」

宏行霍地站起來，拿起桌上的美勞刀。

「——你幹甚麼？」美貴睜大了眼。

宏行捲起衣袖，把刀刃按在手脖子上的血管。

「別做傻事！」美貴喊。

「告訴我。如果你不原諒我，就儘管說吧！我會就這樣割斷手脖子的——一切由你來決定。」

美貴一直凝視着宏行，她的眼睛終於泛起淚光來。

「明白了。」她點點頭。「以後……不能再有第二次。」

「美貴……」

「我最怕見到血。趕快把它收起來吧！」

宏行把刀子扔在桌上，一把抱住美貴。

「美貴……」

「你這傻瓜！——如果要做這種事的話，就不要偷情嘛！」

「抱歉……」

「真是大傻瓜！——你這傻瓜！」

二人相擁着倒下去。

宏行脱掉美貴的大衣，把臉埋在她的胸前。

5

「你逃課了。」美貴說。「——已經下午啦。」

在宏行的公寓裏。他所用的窗簾是便宜貨，所以明亮的陽光照亮了整個房間。

「現在去也沒用啊！」

宏行在被窩中摟抱着美貴。

「不要！——真是的！」美貴既生氣又發笑。「我餓了。」

「是嗎？我也是。」宏行打呵欠。「有冷凍的燒餅啊！」

「那就行。用烤爐烤來吃吧！」

「嗯。立即去準備。」

——宏行正在準備燒餅時，美貴在狹小的浴室裏冲花灑浴。

「電視修理好沒有？」美貴問。「上次故障了吧？」

「嗯。我把它敲好了。」

「好馬虎啊！萬一噴出火來就發生火警了。」

美貴拿起遙控器開電視。

「——咖啡只有即沖即溶的。」

「沒關係。下次我買咖啡豆來。」

下次……

這句話使宏行鬆了一口氣。

「美貴……」

「甚麼？」

「謝謝。」

宏行輕吻美貴，美貴也閉起眼睛接受他的吻。

這時，電視機傳來一把聲音：

「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宏行大吃一驚。

「——甚麼事？」

「不曉得……」

光有聲音的電視機，隨後才映出畫面來。這時只見手持麥克風的橫澤志保站在那裏。

「——宏行。」

「就是這個報道員——可是為甚麼……」

盯着鏡頭的志保說：

「——現今也有這種事嗎？被男朋友背叛的女人留下這句像咒詛的話。它企圖破壞情敵的幸福。」

宏行啞然，只管盯着電視。

志保站在那部車被燒毀的現場，然後，開始講述那夜發生的事。

「——這個人不是不可做報道員了嗎？」美貴問。

宏行明白了——志保無論如何都想再一次站在鏡頭前。她不可能放棄。

志保把仲井光明移情別戀，會田里美強迫殉情的內情說明一遍。

「我找到仲井的新女朋友。」她說。「那女人名叫南涼子。當工作人員問及時，她亦承認曾經跟仲井交往過。」

宏行愕然。

在那間酒店的大堂裏，宏行跟涼子的對話全都被拍攝下來！

畫面裏，宏行是背對鏡頭，但南涼子的臉卻清清楚楚地映出來。

——志保是利用隱蔽式攝錄機拍下來的；至於聲音，則是透過扣在

宏行衣服上的麥克風錄下來的。

從一開始就計劃好了……

「這個是你吧？」美貴說。

「嗯……我竟然不曉得！」宏行回應。

「好厲害的女人呀……」美貴看着志保說。

「——請看接下來的驚人映像。會田里美的頭在殉情後吐出咒詛的一刻，攝影機都拍錄下來了。」

「——不要！」宏行不禁大喊。

電視上出現了那恍如惡夢般的映像。

應該沒有聲音才是，卻像聽到那句話的雜音在重疊着：

「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之後，那個頭滾跌下來——同樣的鏡頭重複地播放着。

「——仍留存在現今社會的咒詛。無論大家相信與否，這映像都是千真萬確的！」

志保作出結論。

——宏行良久呆然坐着。

「好過分啊！」

美貴關掉電視。

「她……利用我……」

「生氣只會損到自己。不管你對這種人說甚麼都講不通的。」美貴氣憤地說。

宏行赫然。這時，電話朗朗作響。

「——喂？」

隔了一會兒，對方說：

「看到電視嗎？」

「你相當過分！」

「我必須活下去。」志保說。「經過那次失敗之後，我需要一些非常獨家的映像。」

「儘管如此……你欺騙我！」

「待你長大後便會明白的了。」志保說。

「我的事不說，但南涼子怎麼辦？你連她的名字也說出來……她明明說要相親的——」

「你犯不着生氣嘛。」志保語調泰然。「如果婚事因此告吹的話，可能是那句咒詛作祟啊！」

「你連當時的錄像帶也……你不怕嗎？」

「我怕的是失業。如果怕鬼的話，我就活不下去。」

志保的聲音含有好強之處。

「那麼，保重。」志保說。「跟你的她好好相愛吧。」

——掛斷電話後，宏行繼續坐着不動。

烤爐發出燒餅烤好的聲響。

「恭喜。」

好幾個人對她說。

志保快步走過電視台的走廊。

志保體內充滿着充實和昂揚的感覺。

翻身了！

她以為永遠再沒有機會站在攝影機前面——周圍的人也這樣認為——

——可她翻身了，而那震撼的映像還引起很大的迴響。

「相當成功呀！」

走出電視台的大門時，迎面而來的資深監製對她說。

是的——我成功了！

我贏了！這樣，我可以繼續站在攝影機前面了。

坐上計程車，前往目的地途中。她打開記事簿時，手機鳴響。

「——是，橫澤——啊——在哪兒？」

志保不禁提高嗓子。

——她改變行程。計程車在商業大廈區的一角停下來。那兒聚集着許多人。

「抱歉！——借一借路！」

在巡邏車到達前，她總算能掰開人群，走到「它」的跟前。

辦公室制服打扮的南涼子，倒在行人道上。

「——跳樓的。就在一剎那……」

聽見這樣的聲音。

仰望大廈，樓高十多層。當然是當場身亡。

南涼子俯伏倒地。從她的頭部一帶，血泊正蔓延開去。

傳來巡邏車的警笛聲，志保赫然。

她比警察先到——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志保打開手袋。她隨身帶備小型的手提攝錄機，就是為了遇上「突發」而預備的。

志保按下開關及攝錄的掣。液晶屏幕上映現着南涼子的臉。她雙眼瞪得大大的。

志保強忍着雙腳發軟，彎身在屍體上面。

用特寫捕捉死者的臉容。「它」彷彿在笑着。

突然——那雙眼睛轉動，看着志保，嘴巴則動着說：

「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說畢，南涼子的手緊緊抓着志保的腳脖子。

志保發出哀鳴。

她扔掉攝錄機，當場跌倒。正想爬走時，那雙抓着她腳脖子的手牢牢地吃進去，不讓志保逃脫。

「救命！」志保喊。「來人！救命啊！」

「有張字條是寫給你的。」刑警說。

宏行踏進微暗的錄影廠裏。

志保從天花板的立腳架掛繩自盡，她的身體仍在輕輕擺動着。

「字條裏，她說對不起你。」刑警說。「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不曉得……」宏行搖搖頭。「我和她並非太熟稔——只認得她的臉而已。」

「是嗎？」

「為甚麼不盡快把她放下來？」宏行仰視着屍體說。

「正在準備。」刑警說。「她好像患上神經衰弱。有個女人因着她的獨家新聞而自殺，那件事使她非常痛苦似的。」

「是嗎……」

「她好像用自己的攝錄機拍下那跳樓自盡的女人的屍體，突然就發出哀鳴，向人求救似的。她說被死者抓着腳脖子，但周圍有許多人，大家都說沒有那回事。是她的幻覺吧。」

——宏行仰視志保那搖擺的身體，不由得悄聲嘆息。

尾聲

「怎樣？」

美貴轉了一圈，讓婚紗的裙襬飄然鼓脹起來。

「很棒！」

宏行一副黑禮服「踢死兔」的打扮，挽着美貴的手說。

「──好像做夢一樣。」美貴說。

「為甚麼？」

休息室裏，只有他們二人。

美貴站在偌大的全身鏡前。

「因為……我沒想到可以和你一直相愛下去──發生了那麼多事情，我以為一定會跟你分手。」

「沒有那回事。」

宏行輕吻美貴。

「沾上口紅了——好好擦乾淨吧。」

「嗯……」

宏行去拿紙巾時，美貴看着鏡子。

穿上婚紗的自己。新娘那白淨而容光煥發的臉，一下子變成會田里美。

「沒用的。」美貴說。「無論你說甚麼，我們都會在一起。」

里美微笑。

美貴察覺，里美的笑臉不再是過去那種冷嘲的臉。

「恭喜你。」里美說。「看來我錯了。」

「里美小姐……」

「我很開心——知道有你們這樣的情侶，我很開心。」

「如果你也活着就好了……」

「嗯……不過，我已萬念俱灰，甚麼也不相信了。」里美說。「這婚紗適合我嗎？」

「非常適合……」

「好極了，讓你看到。」里美點點頭。「祝你幸福。」

「謝謝。」

——宏行走回來。

「你在說甚麼？」

「自言自語。」美貴挨近宏行。「——這面鏡子一定會記得我們的事。」

「鏡子？」

「嗯。」美貴走近全身鏡。「這鏡子看過各種各樣的情侶吧。」

說着，她的嘴唇輕輕碰了鏡面一下。

「口紅——」

「讓它留在那裏吧——它見證了我們今天在這裏。」

說畢，美貴用手緊緊挽着宏行的手……

升國旗

——三題相聲「日之丸」、「君之代」、「盜聽法」

1

父親倒在灰色的柏油路上死了。

和子並非親自確定那個人就是自己的爸爸，而是從認識父親的人口中聽說「你爸爸死了」，這才趕過去。

不過，從那塊布下面露出來的長褲及平時穿慣的鞋子，都是令人有印象的東西。

她不想掀開那塊布來確認父親的屍體。

因為那不是普通的布，而是「日之丸」國旗。

「——爸爸。」和子喃喃地說。「這樣子……」

2

「爸爸？」

殘暑時分，從公車站走十分鐘也相當辛苦。

誕下阿薰以後，和子比以前胖了接近十公斤，一直沒有回復原形。

連接公車站和這個住宅區之間的是一條緩緩上斜的坡道。和子現在已汗流浹背。

來到父親居住的大廈時，父親尾田徹治正站在外面，手裏拿着望遠鏡，不知在看甚麼。

「——爸爸，你在幹甚麼？」

和子再喊一次時，尾田在手邊翻開的簿上做了個記號。

「和子呀——今天一個人嗎？」

尾田這才往女兒這邊看。

「我把阿薰帶去他祖母家去。」和子用手帕擦擦額頭的汗。「你在看甚麼？」

尾田透過望遠鏡向着的，怎麼看都是一棟樓高八層的建築物的陽台，能看到的只是些曬晾衣物，以及衛星收訊用的圓型天線而已。

「陽台。」尾田蹙蹙眉、搖搖頭。「真不像話。」

「怎麼了？」

到了退休年齡辭去警務之後，尾田開始變得比以前更頑固和容易動怒。即使跟年紀有關，可最叫和子擔心的是父親有否跟鄰里發生糾紛。

「日之丸。」

「日之丸？」

「今天是國民節日，是升旗日。可是，掛有國旗的家庭只有五戶而

已。」

聽見那句話，和子不禁笑了。

「還以為是甚麼……那種事有何相干？」

「不行！日本人掛國旗是理所當然的！」

他真的生氣了。和子清楚知道，這個時候無論對父親説甚麼也沒用。

「這是公營住宅區，又沒有掛國旗的地方；況且，普通家庭大都沒有『日之丸』的——先進去吧！熱到受不了。」

和子拉着父親的手腕，尾田也不情不願地邁步。

「——不使用升降機嗎？」和子説。

「那還用説。人是為了走路才有腳的。三樓罷了，使用升降機幹甚麼！」

「我用。」和子按下升降機的按鈕。「爸爸請用樓梯。」

她知道父親患有神經痛，走樓梯會很辛苦的。

正在看着會怎樣時，父親先往樓梯方向走了幾步，然後又自言自語地（用老大的聲音）走過來說：

「——既然你乘升降機，那就陪你吧。」

「這部升降機依然慢騰騰呀！」

不知何故，這種公營或都營公寓的升降機總是動作緩慢的——和子在七年前結婚搬走以前，一直住在這住宅區內。

搬去私營公寓之後，第一件讓她吃驚的是「升降機好快速呀！」

「和尚頭好嗎？」尾田說。

「嗯。已經習慣小學的生活，現在很聽話地上學去了。」

「那就好。他是男孩子，不能為一點點事就畏縮不前。」

尾田絕不叫外孫阿薰的名字，而是叫他「和尚頭」，因為他不喜歡「薰」這個名字，太像女孩子了。

那是和子的丈夫久野修一所取的名字。「不論男孩子或女孩子都能用」，所以就選上這個「薰」字。

尾田不可能喜歡。他心中早已決意「第一個孫兒的名字由自己來取」，若是男孩就叫「英雄」，女孩就叫「直子」。

然而，女兒他們沒跟他商量就決定用「薰」為名，令他氣炸了肺——六年來，這條「刺」令他介懷至今。現在即使見到女兒，他也絕不問「女婿好嗎？」

「終於來了。」

升降機下來了。門扉開啓，有一名父親牽着小女孩的手走出來，還有拖着購物車的主婦。

「咦，亞美妹妹。」和子緬懷地說。

「唷，很久不見。」

他們是住在六樓的江口家。

「老公，記得嗎？和子呀！」

「當然記得——你好。」江口聰是在光學工廠做事的技術人員。獨身時代，和子時常跟江口的妻子靜香一起去買東西或看電影。

父親尾田嘮叨的關係，和子經常穿得很樸素。跟她相比，靜香顯得較年輕，但實際上她比和子大兩歲。靜香的頭髮輕輕染上橙色，十分貴氣。

一直在工作的靜香很遲才生孩子，女兒亞美現在才三歲。

「阿薰已經上小學吧？」

「嗯。今年春天開始的。」

「亞美正在上幼稚園的幼兒班呢。」

不能一直站着說，和子準備走進升降機。

「再見。」

這時，尾田突然喊住對方。

「江口先生。」

「甚麼事？」

「府上沒掛國旗吧？」

「爸爸——」

「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吧。」

「應該是敬老日。」江口說。

「這是國民節日。請好好地掛上『日之丸』吧！」

「爸爸，別這樣！」

和子拉着父親的手走進升降機，趕忙按下關門掣。

「你那張臉是甚麼意思？」

「你自己掛國旗不就好嗎？不要強迫別人啊！」和子煩躁地說。

「幹嘛不動啊，這升降機！」

她忘了按〈3〉字樓的掣，當然不動了。

和子亂發脾氣似的用力拍打〈3〉字的按鈕。

和子站在玄關，把垃圾袋的袋口牢牢綁緊。

「——我走了。」她說。「我沒買多少雞蛋，吃完就自己買吧。」

「嗯。」

尾田盤着腿看電視。

「拜拜。」

和子把垃圾拿出走廊，然後把自己的手袋掛在肩上，飛快地回頭一望，但父親的臉並沒有轉過來。

換作平時，他總會說句「辛苦了」甚麼的，但今天卻在鬧彆扭。

和子沒理會，把門上了鎖。

——九月十五日。到了傍晚時分，終於變得稍微涼快，但日間的殘暑依然厲害。

若不頻頻扔掉餸菜殘渣的話，立即就會發臭。不過，如果和子跟父親說「總可以自己丟垃圾吧」，父親又會生氣。

和子提着大垃圾袋，乘升降機下去一樓。

把垃圾袋丟在垃圾場後，她開了水龍頭洗洗手。

走到外面時，又跟購物回來的江口家不期而遇。

「啊……」

「剛才不好意思——」

和子低頭鞠躬，為剛才的事致歉。

「你待到現在嗎？真辛苦你呢。」靜香說。「要回去了嗎？要不要到我家喝杯咖啡？」

江口家的丈夫能泡一手好咖啡。想起那久違的香味，和子無法抗拒……

「這麼可口的咖啡，真是久違了。」和子嘆息。

「唷，外子一定很高興。」

靜香端上曲奇餅。

「我馬上就告辭的了……」

說歸說，和子已經拿起一塊曲奇餅了。

「你每星期都來，不容易吧。」靜香坐在沙發上。「你父親一個人不能辦嗎？」

「他這個人，即使是觸手可及的東西都要家母拿的——不過，想到與其住在一起，倒不如這樣樂得輕鬆。他和我老公是沒可能相處得來的。」

獨生的和子，自從唸高中時母親病逝以來，她就一直幫忙做家務。父親也因當差的關係，不是每天在家吃晚飯，這樣倒輕鬆。

但自從父女二人相依為命以後，尾田變得更加頑固乖僻，父女間幾乎沒有好好地談過話。

對於她和久野的婚事，尾田並不反對，只問了一句話：

「家裏的事誰做？」

只要和子能好好辦妥，他就讓她結婚——於是和子承諾，每星期來一次替他打掃、洗衣服和準備飯餐。

即使感冒發燒，她也遵守這個承諾。誕下阿薰之前，以及產後出院，她從翌日起便來這裏「報到」，只休息過一次而已。

尾田退休後便每天在家，所以預備飯餐的次數增加了。現在只利用現成的小菜之類，做好四、五天的分量，冷凍起來給父親享用。

「——他總算學會使用微波爐。」和子笑說。

「但你準備一直這樣下去嗎？太辛苦了。」

「除非家父病臥在床，或者外子調職……這樣繼續下去也就相安無事。」

只要想像父親和丈夫每天吵架的情形，便會覺得胃痛——尤其對於孩子的教養方法，二人肯定會發生衝突。

「——剛才真是抱歉。」和子向江口賠不是。「因他太空閒了，竟然

對你們說那種話……」

「沒關係。」江口微笑。「某次下班回來時，我和尾田先生在車站碰到，於是一起去喝酒。當時他向我說教，『日本人必須更重視國旗及國歌才行！』我只是唯唯諾諾的隨口稱是，也許他以為我贊成吧。」

「有這種事嗎？我都不曉得。對不起。」

「老人家都很相似——誰呢？」

門鐘鳴響，江口走去應門。

靜香問：

「阿薰的小學怎麼樣？」

玄關傳來江口的聲音：

「尾田先生。」

「嗯——我把這個帶來了。」

是父親的聲音！和子欠身。

靜香示意制止她。

「那是甚麼？」江口問。

「雖然舊了一點，但我家是掛新的，這個就給你掛在陽台上吧。」

和子說不出話來，因她知道父親在說甚麼。

「——尾田先生，請你把這個帶回去吧。」江口說。

「不用客氣。要不然我幫你掛吧。這也有訣竅的，為免被風吹掉——

——」

「不是。我沒打算掛國旗。」江口堅決地說。「說明白些，我反對掛國旗。很遺憾。」

「你……你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現在法律已明文規定，這就是國旗啊！」

「我曉得。不過，並不是非掛不可。我是不會掛的。請帶回去。」

「你這還算是日本人嗎⁉你以為這樣做可以把孩子養育成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嗎⁉」

聲音提高了，和子再也按捺不住。

她衝出玄關，嚷着說：

「爸爸！太失禮了！」

尾田抱着用布捆着的旗幟和旗杆站在那裏。

「你……在這裏幹甚麼？」

「總之，不要再這樣做吧！」

「是嗎……你到我那裏後就拐來這裏，在背後說我的壞話呀！」

「別說傻話！」

「你在煽動別人不孝順父母呀！」尾田對江口這樣說。「打擾了！」

他走了出去。

「尾田先生。」江口說。「我家的是女孩子。」

尾田用力摔門，將之關上。

——和子坐跌在原地。

3

對主婦來說，「出去買東西」有三重意義。其一當然是「買必需品」；其二是「自己和小孩的運動」；最後一重意義，就是「站着講是非」。

尤其是秋天這種舒爽的季節，遇上晴朗天，在外面偶然相遇的太太們，可以持續數小時說個不停。

最初只有兩個人（孩子不算在內），接着又有認識的太太加入，變成五、六個人的「會議」。這種情況司空見慣。

廢話不少，卻也是重大情報的交換場所。

「那裏的醫生好親切，孩子哭了也不會不高興。」

對於醫生進行品行排位的也是這種場合。

「不過，聽說晚上在家時，他就對自己的孩子亂發脾氣。」

其中一個說，眾人大笑。

「——不好意思。」

這種對話，沒有讓男人加入的餘地。

是個穿蘇格蘭呢外套，繫上廉價領帶，三十五、六歲的男人。

「打擾你們談話不好意思，我有事想請教一下……」他從外套的內袋掏出警察證給大家看。「各位都住在這附近嗎？」

「嗯……」

「那棟樓——」男人向稍前的那棟樓瞄了一眼，「有位江口聰先生吧。你們認識他嗎？」

太太們彼此對望。

「江口先生是……」

「不是亞美妹妹的爸爸嗎？」

「對，就是那家人。」

「——那麼，你們認識他吧。」刑警叨念着。

「認識是認識的……江口先生有甚麼事嗎？」

一位年紀較大的太太一邊作好隨時離開的姿勢，一邊問。

「江口先生是個怎樣的人？」

「怎樣的……他好像是在一家相機製造廠做事吧。外表予人精英的感覺，可一點也不傲慢——喏？」

「唔，這點當然也很重要——比方說，他喜歡小孩嗎……他疼愛自己的小孩子嗎？」

「當然啦。放假時，他常跟孩子一塊兒玩耍的。」

「刑警先生，江口先生怎麼了？」

一名主婦忍不住問。

「不，沒甚麼大不了的。」刑警在做記錄。「他對其他小孩呢？對別人的小孩也很好嗎？」

「——唔……普普通通吧。」

其中一名一直保持沉默的主婦，有點唐突地說：

「我討厭那位太太。」

「啊？她是怎樣的人？」

「一流大學畢業，大概頭腦很好……卻愛炫耀。」

「原來如此。」

沒有甚麼贊同的聲音，反而令氣氛有點不協調。

「刑警先生……」

「實在打擾了。」刑警突然收起記事簿。「最近四處發生非禮小孩的

案件。我們正拼命緝拿真兇，各位也不要讓府上的孩子獨個兒玩的好，旁邊一定要有大人陪同——當然，這是社會的一般情況，並非這個住宅區怎樣了。多謝……」

目送那名刑警離去後，大家交換眼神。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只有一個人的反應不同。這時，三橋千枝——剛才只有她說江口太太的壞話——說：

「我想起有點要事……」

之後，她便離開閒談的陣容。當然，幾乎誰也沒留意到。

事實上，三橋千枝並非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人……

發現後輩走進咖啡店時，尾田從位子站起來揚揚手。

「——你好。」內山刑警就座後致意。「前輩，你看來相當精神呢！」

「一點也不好。已經老了。」尾田說。

內山笑了。

「這種說法不適合尾田先生呢。」他說。「——對了，我已完成任務。」

「抱歉！要麻煩你。」

「那當然沒問題——不過，那叫江口的到底是甚麼來頭？」

「他不是通緝犯，只是普通的——不，比普通的住戶聰明，跟我住在同一棟樓的。」

「——啊，給我咖啡。」內山吩咐侍應。「我猜不到劇情現在會演變成怎樣。」

「沒關係。只要撒下種子，其後任由它自由發展好了。」尾田說。

「不過，你沒說出他牽連在任何具體的案件內吧？」

「當然沒有。對於江口涉嫌甚麼案件，我一概沒提。」

「那就好——謝謝。特地勞駕，辛苦你了。」尾田喝了一口涼了的咖啡。「對了，大家都好嗎？」

「下面基層的沒多大改變，只是不久前換了署長。新署長非常年輕，一開口就說『作有效率的調查』，令大家左右為難。」

「是嗎？」

「他根本不懂。他以為坐在電腦前就能找出犯人來。」

對着一個已經退休的人，是很容易發泄工作上的牢騷的。這個內山也不例外。一轉眼就過了三十分鐘。

「——噢，原來已經是這個時間了。前輩，我要告辭了。」

「唔，謝了。改天再去喝酒吧。」

「一定。」

「這兒由我付，你走吧。」

他阻止內山掏出腰包。

剩下一個人時，尾田再沒有待下去的理由。當他正想拿起發票站起來時，有個女人出其不意地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請稍留步。」那女人說。「我聽到兩位剛才的對話，特別是有關江口先生的事。」

尾田覺得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個女人，卻想不起來。

「——你是誰呀？」

「我們打過招呼的。我是隔壁棟的三橋。有一次，為了垃圾的事曾跟你商量過——」

「啊，是。」

對方說到那個地步，終於想起來了。當差的人，本來對於記着別人的臉孔是很有自信的，但在退休之後，最早衰退的好像就是這種能力。

「剛才那位刑警先生上前搭訕時，我也在場。」三橋千枝說。「我覺得太過奇怪，所以跟蹤他。很奇怪吧，我竟然跟蹤一名刑警。」

尾田聽了不禁笑起來。

「你很有趣。多少歲？」

「三十一。」

「三十一……跟小女同年呢。」

「令千金好偉大呀！像我，就連照顧丈夫也嫌煩，而她……」三橋千枝說到這裏便支吾起來。「呃……我並沒有——」

「我懂。你想說的是——她不單只照顧丈夫，連我這個頑固的父親也

要照顧，是嗎？」

「不……唔，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吧。」

「那是事實。沒法子。」尾田點點頭。「你丈夫不是被調往其他地方工作嗎？」

「是的。他的公司說我沒有小孩，所以不能跟着去。被我罵了很久……」

「對了，你為甚麼跟蹤那名刑警？」

「因為根據刑警先生的說法，江口先生好像就是變態色魔似的……」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過聽了兩位剛才的對話，我就更加不明白。」

「那就行了。」

「——為甚麼？」

「先讓我問問你。為甚麼你對江口的事那麼關心？」

三橋千枝遲疑片刻，然後把心一橫地說：

「我最討厭他們。」

「討厭？」

「丈夫還好，但我非常討厭那位太太。」

尾田一直注視着三橋千枝的表情。

「明白了。你們之間曾經有甚麼過節吧！」

千枝沒有答腔。

「——我就對那個做丈夫的非常惱怒，不能置之不理。況且，說到底，我都是為了國家。」

突然冒出「為了國家」這句話，令千枝大吃一驚。

「——若是這樣，以後就沒有人夠膽和江口先生談話了。特別是有小

孩的家庭，大概不會讓他跟孩子一起玩……」千枝說。

「是嗎？——但我不同情他。是他自作自受。」

「我也不同情他。」

聽了千枝的話，尾田笑了。

「怎樣？要不要到我家坐坐？說不定，事情會變得更有趣呢。」

「好！」

三橋千枝雙眼發亮——世上有一種人，認為沒有任何事比看到別人不幸更有趣，而她就是其中一個。

4

和子相當疲倦，玄關門鈴響了也沒有醒來。

「喂，有人來了——喂！」

被丈夫久野修一搖了數遍，她才醒過來。

「有人來……現在幾點鐘？」

「一時多。」

「這個時間——」

「姓江口的。是不是那個住宅區的人？」

「江口？——我去。老公，你睡吧。」

和子趕忙起床。

穿上晨褸，稍微整理一下亂髮，走向客廳。

「抱歉，半夜來打攪。」

江口靜香站起來致歉一番。

「沒關係——有甚麼……」

在明亮的燈光下，靜香看起來突然老了十年似的，看來並不尋常。

「和子，你知道外子在哪兒嗎？」

如此一問，和子吃了一驚。

「你先生……」

「如果你知道就告訴我吧！對不起。」

彷彿拉得緊緊的弦斷了似的，靜香突然哭了。和子嚇了一跳。

但那只維持了一瞬間，靜香立即壓止眼淚。

「昨晚他沒回家。我因擔心，便打電話去他的公司……」

「公司的人怎樣說？」

「他們說不知道辭了職的人的去向。」

「江口先生辭職了？」

「我不曉得——最近發生了許多事，我也知道他只有辭職才行……」

「可是——他是那麼優秀的技術人員，不是很能幹嗎？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丈夫久野修一泡茶端上來。

「啊，不好意思。」

「不客氣。我常聽和子說起你們的事。」

「我們的事……起初是謠言。」靜香額前冒起愁雲來。「不，在那之前……鄰里的目光已令我很在意。他們用同情的眼光來看我們。外子也百思不解，毫無頭緒。過了不久——亞美所上的幼稚園來報訊，說以後不要讓孩子來了，卻沒有任何解釋。」

「好過分啊！」

「當然，總不能乖乖就範，於是我闖到幼稚園去，職員說『校長不在』，我就推開他，直衝進校長室。當然校長在那裏，我要求她讓我知道理由，而她終於不情不願地開口道來——我聽了以後，懷疑自己的耳朵。」靜香搖搖頭。「她說——外子非禮小女孩……」

「啊？」

「在那附近發生非禮兒童的案件，她說是外子做的……」

「為甚麼會——」

「是謠言啊！總之，在住宅區興起這種謠言後，聽說有好幾名母親就跟校長說『假如讓那孩子上學的話，我家的小孩就轉去別的幼稚園』——如此這般。」

「太豈有此理了……」

「假如外子真是犯人的話，大概早就被捕。卻因那種毫無根據的謠言就不讓孩子上幼稚園，太不合情理了，所以我提出抗議，可校長卻只管逃避……」

靜香一想起來就滿肚子火的樣子。

「校長還說，沒有小朋友跟小女玩，她反而更可憐──總之，當面吵大架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先回家。當晚，我告訴外子……」

「我曉得。」江口說。

靜香愕然。

「老公，為甚麼……」

「我以為謠言很快便會不了了之，所以沒告訴你……十天前吧，我回來時，在樓下的路上剛巧有個球滾到腳畔來，於是我拾起來，打算交還

給一個正在跑過來的小女孩，可她的母親立即臉色大變，衝過來喊着說『不能跟那個人講話！』然後拖着小女孩的手走開了——我這才知道有關那謠言的事。」

「但……怎麼回事啊？」

靜香的聲音在微微顫抖。

「不曉得——到底那種事是怎樣傳開的呢？」

——晚上的睡房。

必須說清楚才行，已不想再猜度靜香會如何反應。最後，待關上燈後，江口才有勇氣說出來。

「我是從廣田先生那兒聽來的。他好像為我擔心，於是不顧一切地告訴我。」

「廣田先生知道那種謠言為甚麼會傳開嗎？」

「嗯。他是聽太太說的，還責備她不要以訛傳訛。不過，聽說她也不清楚謠言的出處。」

「儘管如此，做得太過分了！」

「謠言傳到幼稚園去了……不能置之不理。」

「那怎麼辦？」

「這……警察大概不會受理吧？——找個律師商量一下好嗎？」

「可是——亞美的事怎麼辦？假如不讓她上幼稚園的話……」

「因着大人之間的爭執，令亞美受到欺負就不好了——如果讓她休息一段時間，直到水落石出為止好嗎？」

雖然老大不願意，但靜香也只好同意丈夫的說法。

「怎樣告訴亞美？——讓她去外婆那裏住一段時間好嗎？」

「嗯，也好——留在這裏的話，他們可能會對亞美說甚麼。」

「也是……」

靜香的母親住在千葉。有必要時，交給母親照顧數天也沒關係。

「……難以置信。」靜香仰視黑暗的天花板。「竟然有人懷着惡意的目光看我們！」

「小人難防啊！」

那聲音不像丈夫的，予人「放棄」的感覺。還以為他只是疲倦而已。

那一晚，恐怕江口徹夜難眠……

「抱歉。」江口靜香突然想起似的。「明天，阿薰有運動會吧。」

「嗯……」

正確地說是「今天」——十月十日，體育日。

「你們必須早起吧——對不起，這個時間來打攪。」

靜香向久野修一道歉。

「怎會呢！」和子強硬地說。「一晚不睡沒關係——我是幹事之一，到明天運動會結束前心情都會相當緊張的了。請說下去。你先生為甚麼……」

靜香深深地嘆息，要稍停片刻。她似乎無法立即接下去。

「——我第一次和外子提到那件事當天，外子由公司那裏接到人事調動的通知。」

「人事調動？」

「對。他本來在技術領域裏擔上重要的崗位，可突然通知他去做庫存管理的工作。」

「於是……」

「這就等於叫他辭職吧——外子起初也以為是裁員，所以遲疑不決，可是並非如此。他知道原來是那個謠言傳到上司的耳朵裏去。」

「那是理由嗎？只為了一個謠言？」

「——我從家母那裏打電話給他，過了好幾天，他才把那件事告訴我。於是我將亞美交給家母照顧，趕忙回家。無論如何，我都要確定那個謠言的出處。」

和子也很了解靜香的心情。

「後來知道了甚麼？」

「——外子說要到公司去，親自告訴上司那是誤會一場。我就逐一造訪住宅區的太太，問她們那件事是從哪兒聽來的。」靜香說。「跟好幾個人談過後，才知道原來有個刑警曾經查問過有關外子的事。」

「刑警？——警察嗎？」

「嗯。雖然不曉得是甚麼人，但聽聞那名刑警說外子跟最近的非禮兒童案有點關連似的。那是契機，一下子就在住宅區內傳開了。」

和子覺得很可怕，不敢催促靜香說下去。

「——即使知道了，但對事情沒有幫助。結果，外子昨晚沒有回家，今天我打電話去公司，才知道他辭職了。」

靜香因憤怒而全身微顫。

「我去外子的公司，見到他的上司，問他從哪裏聽到那個謠言。」

靜香把手裏的手帕揉得皺巴巴的。

「——他說是女人。」

「女人？」

「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住宅區的住戶。她到處散播謠言，說外子是變態色魔……」

「——僅僅為了那麼一件事？」

「據說警方在懷疑，公司就說會設法解決。不過，一定是公司想裁掉像外子那個年紀的職員，正好發生那件事，便以此為契機。否則，對於一個連名字也不說的女人所說的話，公司不可能相信嘛！」

「那女人是誰？」

「不曉得。」靜香搖搖頭。「毫無頭緒，只不過……」

她吞吞吐吐地說。

「——甚麼？」

「據外子的上司說，那女人最後卻補充『他那種人，在節日時連國旗也不掛出來』……」

5

萬里晴空，響起開幕的煙花聲。

「咚」、「咚」——聲響震盪耳膜，致使正在拼命地擺放椅子的和子也停下手來，仰望天空。

黑煙隨風在晴空飄過。

「——各位家長，請在白繩子外側的位子就座。」廣播聲響遍整個運動場。

早上六時多便出門作準備的和子，忙得連擦汗的時間也沒有。

「久野太太！」有人喊。

「是！」

她趕忙跑過去。

不習慣運動裝打扮，反而令行動有所不便，卻沒法子。

「椅子可以了。不好意思，你去播放錄音帶吧！」

「錄音帶？」

莫名其妙。

「只要到司令台去就明白了。接待理事的工作，比想像中更需要人手啊！」

「是。只要去司令台就行吧！」

「對。馬上去。快要開始了！」

「明白。」

雖是幹事，卻是一班主婦太太們；加上負責發號司令的太太，全都是沒有工作經驗或離職多年的人，所以現場一片混亂。

不過，和子是小一學生的家長，即所謂的「普通職員」。她只能依

照吩咐東奔西跑。

當她走進寫上「司令台」三個字的帳篷時，有人向她招招手。

「啊，久野太太，這邊這邊——這個唱機呀，你來按播放的掣吧。」

「按下去就行了嗎？甚麼時候按？」

「那還用說？當廣播員說〈一齊唱國歌〉的時候就按下去。」

還用說？可她甚麼也沒聽說過。

「那麼——這是〈君之代〉的錄音帶吧。」

「對呀！拜託了。時間上是不可以出錯的。」

「是……」

和子把口袋裏的毛巾拿出來，擦擦臉上的汗。

——沒甚麼大不了的。五、六年級學生的家長都跑去校長及理事所在的帳篷，正在閒談甚麼。

「——開幕儀式馬上要開始了。請各位家長就座。」

廣播在呼叫。

和子這才有時間環視一下運動場，並發現從〈司令台〉的帳篷中，可以近距離看到一年級的學生，以及坐在他們後面的家長。

當和子在一年生的人群中找到阿薰的身影，便不禁揮揮手，但阿薰正在和朋友鬧着玩笑。

在家長席的最前排則看到丈夫的臉。

父親通常晚到的，但因和子一早出門的關係，所以由久野負責把阿薰帶來。

和子向久野揮一揮手，久野察覺了，也向她揮手示意……

「重複一次。開幕儀式即將開始……」

廣播宣佈。

〈一齊唱國歌〉被安排在甚麼時候呢？該在開始的時段吧！

和子察覺自己沒拿到重要的程序表。那該是在校門附近分派給到場的家長才是，卻沒派發到幹事那裏。

外行人做事就是這樣。

和子見到學生一同站起來，走到運動場外面。阿薰一下子就混進一大群穿着相同體育服的孩子當中。

全體學生先走到運動場外面，然後再由一年級學生開始步操入場——這時響起嘹亮的喇叭聲，接着是進行曲，學生進場了。

家長席響起掌聲——尤其是先頭部隊的一年生，他們真的還很小。

和子也鼓掌，被自己孩子那認真地步操的臉孔完全吸引着。

儘管孩子的數目減少了，但這間私立學校卻以難以入讀聞名。和子並沒有讓孩子接受特別的「考試教育」，但阿薰生來文靜乖巧，校方大

概就是喜歡他這種性格吧。

「——接下來是二年級學生進場。」

廣播宣告。

知道在這儀式結束前毋須接掣，和子稍微鬆一口氣。

驀地，眼睛轉向丈夫——正在為進場的學生鼓掌打拍子的久野，突然停下手來。

見到丈夫摸索着口袋離席時，和子不安起來。

她知道丈夫帶着手機來——如果有甚麼事的話，江口靜香會打電話聯絡。

進場步操還要一段時間。

見到〈司令台〉的帳篷沒有其他幹事在，和子便趕忙離開那裏，跑向丈夫那兒。

久野走到家長席後面，在吵耳的進行曲聲響中講手提電話。

「——明白——我會轉告的。真的謝謝……」

久野掛線後，發現和子。

「你跑來這裏沒問題嗎？」

「在進場步操結束前沒問題——是江口太太嗎？她說了甚麼？」

久野一臉嚴肅的表情。

「江口太太叫我在運動會結束後才告訴你。」

「甚麼事——」

「江口先生過世了，是自殺。」久野說。「聽說是從公司大樓的頂樓跳下來。」

和子的膝蓋打顫。

「那麼有頭腦和堅強的人——太太叫我轉告你，你毋須覺得內疚。」

「怎會這樣……」

和子呆然佇立，模模糊糊地聽到進行曲和拍子聲，彷彿在哪兒遙遠牆壁的另一方飄過來似的。

「——喂！已經是六年級學生進場了。」久野回過神來。「回去比較好吧！」

「嗯……我回去了。」

「現在只想阿薰的事——運動會的事。你是幹事啊！」

運動會——對，運動會的日子也會有人死的。

「那麼，待會見。」

「嗯。你午休時有事要辦吧？我會陪阿薰好好吃東西的。」

「拜託了。」

途中的事已經完全想不起來——回過神來時，和子已返回〈司令台〉

的帳篷內，聽到校長的致詞在遠處迴響……

去江口公司的女人是誰，和子並不清楚。不過，散播謠言，逼使江口辭職，把他趕上死路的卻是父親尾田徹治，這點她倒一清二楚。

為甚麼……為甚麼會搞成這個局面？

「那麼——」鼓掌之後，廣播聲說：「現在〈升國旗〉，同時〈唱國歌〉。請大家起立。」

傳來嘁嘁喳喳聲。家長、學生及老師全都站起來。

「請全體面向國旗。」廣播說。「一齊唱國歌。」

——按掣。

按這個掣，現在就按下去。

和子的手指發抖。

她不想按。不要！不要！

隔了一陣空檔，不自然的空檔。

有點困惑，然後——

和子的手指把掣按下去。

〈君之代〉在運動場響起。場內泛起陣陣如釋重負的氣氛。

配合着那首歌，「日之丸」在旗杆上徐徐升起。

和子一直俯視手邊的錄音帶轉動着。

和子沒有唱。她緊閉嘴唇。

——負責這項任務也算走運。

因她本來就站着，毋須特意「起立」。帳篷中只有她一個人，即使不唱國歌也無人知曉。

可是明年呢？——明年應當如何是好？

「日之丸」升到旗杆頂部。

幾乎沒有任何風，「日之丸」也無力地下垂。

〈君之代〉結束。

「請就座。」廣播宣佈。

和子停止錄音帶。

汗水從她的手背滴下來。

「久野太太！」其中一名幹事走進帳篷。「錄音帶放得太慢了！」

對方責備。

「對不起。」

「嚇得我冒冷汗呀！」

「我按了掣，可是它不動，所以重新來過。」

「哦，是嗎？機器已經舊了。明年應該買新的比較好。」

「——學生請到自己的座位去。」

廣播說完時，「開幕儀式」結束了。

孩子散發最大的能量，一齊跑向自己的座位。

「項目〈1〉，五、六年級生的音樂體操。」

開始了。

「我要準備競技項目，可以走了嗎？」和子問。

她想盡快離開這卷錄音帶。

「嗯。辛苦了。加油！」

「對不起。」

和子離開〈司令台〉的帳篷。

現在——現在要先讓運動會平安無事地結束。

和子這樣告訴自己，然後往前直奔……

6

疲勞加上疲倦，步伐重如鐵鉛。

夕陽把天空染成紅色，令長空恍如一片巨型的紅葉，彷彿隨時會掉下來似的。

和子停步。

父親站在大廈外面，抬頭仰望建築物——那天，跟那天悲劇開始的時刻不同，卻是相似的場面。

「——爸爸。」

到了緊要關頭，反而可以輕鬆地說出話來。

「噢，你來啦。」回過頭來的尾田出奇地高興。「今天是和尚頭的運動會嗎？我沒去，不好意思。」

「沒關係。」

「怎樣？和尚頭的表現好嗎？」

「賽跑第二名。」

「了不起！明年就跑第一啦！否則就稱不上男子漢了。」

「爸爸——」

「你看。」尾田指着。「你看看陽台吧。」

和子之前的視線都落在腳畔，現在才抬頭看大廈的陽台。

那裏——掛滿了「日之丸」。

大大小小的，所有陽台都伸出旗杆，「日之丸」隨着和風飄揚。

「怎樣？」尾田滿意地說。「漂亮吧？所有單位都掛上國旗了。全部

啊！一戶也不例外。太棒了！你不覺得美妙嗎？」

整棟樓都掛上國旗——在住宅區內，這確是罕見的光景。

「我不覺得。」和子說。「好噁心啊！」

尾田不怒反笑。

「脾氣彆扭的傢伙。」他說。

「你做了甚麼威脅大家？」

「怎麼？說得好難聽呀！」

「因為……」和子的眼睛停留在六樓的一個陽台上。「至少，〈602〉的陽台上也掛有國旗，太奇怪了。」

「江口那裏嗎？他終於肯聽我的話。我把舊的旗幟送給他。」

「然後掛在陽台上？難道幽靈會掛國旗嗎？」

和子走進大廈內，快步走向升降機。

「——和子！你去哪兒？」

和子沒理會父親，乘升降機到六樓去。

她打開〈602〉的房門。沒上鎖。

「怎樣？」傳來女聲。「我做得很好吧？我也會掛國旗的——」

從陽台走進來的女人見到和子，打住了。

「你是……三橋太太吧。」和子說。「這裏是江口先生的家，你在幹甚麼？」

「一看不就明白嗎？因為他們不在家，所以我幫他們掛國旗。」

「你擅自走進人家的屋裏？」

「我是受委託的。是他們叫我代為掛國旗的。」三橋千枝正經八百地說。

「沒可能！」

和子氣得漲紅了臉。

「好可怕！你為甚麼那麼生氣？我是為了你的父親而做的。」

見到她那瞧不起人的笑臉時，和子明白了。

「是你吧——你去江口先生的公司，說了一大堆胡說八道的話！」

「甚麼意思啊？我只是完成任務而已——喏？」

千枝的聲音越過和子的肩膀。

尾田走進來。

「和子——不要對這個人發脾氣。她是為我而做的。」

「爸爸……江口先生自殺了！」

尾田睜大眼睛。

「——真的嗎？」

「因為爸爸製造那麼過分的謠言，他不得不辭職。你怎不想想自己到底幹了甚麼？」

千枝迅速走到尾田身邊，挽着他的手臂。

「別管她——明明身為女兒，竟然違抗父親！」

「爸爸……」

和子愕然。

憑父親移開視線的樣子，明顯地看出他和三橋千枝的關係。

「——和子，以後你毋須每星期來了。」尾田說。「這個人會照顧我。」

「對。每天啊！」

千枝緊緊偎靠着尾田。

「——好極！」和子突然覺得全身虛脫。「可是，只有這個單位，我要把國旗收進來。那是對死者最低程度的尊敬。」

和子到陽台去，拆下旗杆，捲起國旗。

「——把這個帶走吧。」她把國旗交給父親。「竟然擅自跑進別人家

裏！以前你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千枝拉扯尾田的手臂。

「走吧！把她當外人好了。親子關係竟然如此無情！」

她把尾田帶離江口的單位。

和子獨個兒留在〈602〉這單位內，良久無力移動。驀地，回過神來的時候，房間已經暗下來了。

「——好難受啊！」久野說。

黑暗的夫婦睡房裏。

冒汗的肌膚慢慢清涼下來，很舒暢。

和子把棉被拉到臉下。

「我問到了。」她說。「我去拜訪那棟大廈一名相熟的主婦。我答應

她，絕不告訴別人是她說的。」

「那女人是……」

「她叫三橋千枝。明明已經有丈夫。她在那住宅區本來就沒甚麼朋友。不知怎樣，她得悉爸爸透過以前的同事，讓人以為江口先生是變態色魔，於是便接近爸爸。」

「儘管如此……」

「聽說她在那棟大廈內到處講是非。她說『江口家在上次的節日沒掛國旗，跟尾田先生吵架，江口先生因而被革職』——現在這個時勢，為人丈夫的都怕公司以甚麼借口把自己裁掉，於是大家便爭相購買國旗。十月十日早上，一起把國旗掛出陽台上……」

「為了討岳父高興？」

「大概那是契機吧！三橋千枝是利用機會，為着大家過去不理睬她而

報復——即使有人反駁，她馬上搬出爸爸來，說『尾田先生以前是刑警啊』——任誰都會覺得，開罪警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久野嘆息。

「江口先生真不幸。他運氣不好呢！」

「唔……不過，那是爸爸的責任。我不會原諒他的。」

「江口太太怎樣了？」

「她說替丈夫辦喪禮，讓摯親拜祭後便會搬家——那位太太大概找到工作吧。」

「是嗎？這樣子忙這忙那對她比較好。」

「還有亞美妹妹。她總不能一直哭下去的。」

「——有甚麼能幫忙的話就告訴我。雖然我也不能做甚麼。」

「老公……」和子握着丈夫的手，「謝謝。」

隔了一會兒，丈夫問：

「以後怎樣？你不去岳父那裏嗎？」

「那女人會照顧他——至少在她以爸爸來狐假虎威、在那一帶耀武揚威期間，我是不會去的。」

「可她不一定一直照顧他吧？」

「是爸爸自己選擇的——我才不理。」

沉默片刻。

「——你睡着了嗎？」和子說。

「沒有。」

「我唸中二的時候，」和子說，「我聽爸爸說過：『做女人最能討便宜』。」

丈夫的臉轉向她。

「——小時候的我以爸爸為榮。他是個不理家的人，時常弄哭媽媽，我不喜歡；但一想到『爸爸捉拿壞人』時，我就想在別的孩子面前自豪一番。」

「是嗎？」

「中二時，有位大學三年級的姐姐來當家庭教師，是一個很有氣質的人。雖然只教了我幾個月，但她在許多事情上都充當我的傾談對象……有一次，那位老師從我家回去的途中，在一間家庭餐廳用餐時，偶然跟一名年輕男子同坐一桌。聽說對方是個既和藹、又風趣的人。」

和子無意識地蹙起眉頭。

「離開餐廳後，那男的說：『往車站的路有點偏僻，一起走吧。』老師覺得那只是十五分鐘的路程，於是和他一起走，可是——途中有間小神社，走到那裏時，那男的突然掏出利刀恐嚇老師，把她帶到神社後面

強姦了。」

「好過分！」

「老師並沒有哭着忍氣吞聲。她立即衝到車站前的派出所，兩、三天後就捉到犯人。她打電話聯絡我，我聽了……全身不禁顫抖。我甚至想親手宰掉犯人。」

和子嘆息。

「——可男的還若無其事地狡辯：『那是你情我願的。』結果，老師得直，男的被判坐牢，可我覺得刑罰太輕，氣得不得了——當天，父親很晚才回來，並跟母親談起這件事。我一直睡不着，半夜起來窺望客廳……見到父親一個人在看相片，那是我和那位家庭教師的合照。父親看着照片笑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怎麼可能還是處女？做女人最能討便宜啊』……」

停頓片刻，和子繼續說：

「——從那一刻起，我心中對父親的那份尊敬和誇耀，一下子都崩潰了。那時我才明白，原來父親是那種人。」

丈夫握着和子的手。

和子靠在丈夫胸前，閉起眼睛。

「——忘記它吧！」丈夫說。「世界上既有那種男人，也有不是那樣的男人。」

「我懂。」

和子把臉埋在丈夫懷裏。

過了將近一小時，和子終於沉入夢鄉……

外。

7

買東西回來時，剛巧電話鳴響。

由於孩子是乘搭火車上私立學校的，所以不禁以為發生了甚麼意

和子趕忙跑過去，拿起話筒。

「──是，久野宅──喂？」

隔了一會兒。

「和子嗎？」

一把久違的聲音。

「──爸爸。怎麼了？」和子嘆息。

「不……我在想你們怎麼了。」

「很好。阿薰也很好。」

「是嗎？那就好了。」

已經兩個月沒去父親那兒。踏入十二月，因學校的事也忙碌起來。

「——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父親的聲音有氣無力似的。

「和子……可以來一趟嗎？」

生硬的說法。

「三橋太太怎麼了？」她問。

尾田沒回應。

「——喂？爸爸，聽到嗎？」

「嗯。」

「到底怎麼回事？若不清楚告訴我——」

「不用了。」

尾田兀突地掛斷電話。

「——甚麼嘛！」

和子向電話亂發脾氣。把買回來的東西放進冰箱時，她開始擔心起來。

那個父親親自打電話來，大概有甚麼事吧——當然有所抗拒，卻又不能置之不理。

她打電話給丈夫。

「明白。今天我盡量在五時回家。」

「抱歉。那我等你回來後才去爸爸那兒。」

她必須到車站去把阿薰接回來，而且不能讓孩子獨個兒留在家裏。

傍晚，和子到車站去，迎接乘搭平時那班火車回家的阿薰。

回到家裏，正在預備晚飯時，久野出乎意料地提早回來了。

稍作交代後，和子便穿上大衣，走到已經暗下來的外面去。

「——爸爸。」

打開玄關的門走進屋裏時，和子不禁皺起眉頭。

屋內彌漫着餿菜殘渣的臭味。

開燈走進去時，被鋪仍然捲在那裏。

「爸爸？」

父親不在。

廚房堆滿髒了的餐具、垃圾桶滿溢，看得出很久已沒有打掃了。

「真糟糕……」

和子喃喃地說，卻沒有多大同情的感覺。

不過，總不能就這樣回去——和子脱掉大衣，先把垃圾塞進垃圾袋裏，並拿出去扔掉。

一次掉不完，所以分兩次把垃圾丢掉。回來時，就見父親盤腿坐在榻榻米上。

「爸爸！叫人好擔心呀！」她喊。

不知怎的，尾田臉色蒼白。

「——是你呀。」他說。

「天氣那麼冷也不開暖氣爐——你睡着沒法起來嗎？」

「嗯……我摔了一跤，暫時爬不起來。」

「哦——我來開暖氣爐吧。」

這麼看來，大概三橋千枝已不願意再照顧他了。

和子開動了三趟洗衣機、打掃屋子、執拾廚房。

父親那了無生氣的樣子令她很在意，可她想今天做完家務就回去。集中精神忙了三個小時，已將近十時。

「——我去便利店買點吃的回來。」和子說。「我……是不是再來的好？」

「嗯……」

她沒詳細地問。大概很快就會聽到附近的流言蜚語吧。

和子看看冰箱，空空如也。

「那麼，我去買點東西，馬上回來。」

出到玄關時，父親大聲喊：

「——和子。」

「甚麼？」她回過頭去。

「不……對不起。」

父親的聲音失去了昔日的威勢。

和子正要開門出去時，禁不住喊出來。

「對不起。」一個男人說。「我叫內山……」

「啊，內山先生——我是女兒和子。」

「你好……」父親的舊部下致意。「前輩在嗎？」

「在——爸爸，內山先生來了！」

父親慢騰騰地走出來。

「怎麼？很久沒見……進來吧。」

「唔……」內山支吾着，然後嘆一口氣說：「尾田徹治先生，三橋千枝女士是你殺害的吧。」

和子啞然。

「你說甚麼？」

「剛才發現了三橋千枝的屍體，是被勒死的——尾田先生，是你做的吧。」

尾田默默地點點頭。內山接下去說：

「可以請你跟我走一趟嗎？」

「嗯……和子，抱歉，幫我換衣服吧。」

和子的膝蓋打顫，好不容易才站穩——

從內衣褲全都換過，然後替父親穿上大衣。

「——久候了。」

「不、不。」

「……相當快速呢。我以為今天之內不會被發現，還準備明天去自首。」尾田說。「是誰報警的？」

「沒有。」

「那麼……」

「你不是在電話裏和三橋千枝起爭執嗎？然後你說『我要殺死你』——我擔心你真的會幹，所以叫這附近派出所的人去看看。」

「在電話裏？你怎麼會知道？」

尾田困惑不已，臉紅耳赤。

「——你聽到我的對話？難道你盜聽這裏的電話？為甚麼⁉」

內山苦笑。

「尾田先生曾經當過警察，該明白吧！曾當警察的，都知道警方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事。自此以來，我們一直都在監聽。」

尾田愕然。得悉電話被盜聽一事，比起要被帶往警局更令他大受衝擊。

「爸爸……」

「和子——好好照顧和尚頭啊！」

尾田離開之前，又補充一句：

「還有，替我問候你丈夫。」

「在盤訊途中，他從窗口跳下去……」內山刑警搖搖頭。「我們已經很小心的了……萬分抱歉。」

——父親倒在灰色的柏油路上。

和子是為了確定那是父親才趕來的，可她卻提不起勁掀開那塊蓋着屍體的布。

路過的人有一下沒一下地看着。

「這是誰做的？」和子問。

「你指甚麼事？」

「是誰把『日之丸』蓋在家父身上？……」

內山困惑了。

「不，是食堂的人把桌布……」

和子這才察覺。

那不是國旗，而是滲透了血跡的白布。它看起來像「日之丸」而已。

不過，那已構成不可思議的光景。

「爸爸。」和子喃喃地說。「這樣子，你滿意了嗎？」

和子的眼淚沿着臉腮撲簌地掉下來，可本人卻沒察覺到……

（失去的臉孔　完）

失去的臉孔

著／赤川次郎
翻譯／葉蕙
封面插圖／小黑
文字編輯／黃結屏
美術製作／黃卓榮

出版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網址：http://www.rightman.net

承印
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6-28號3-4樓

發行
同德書報社
九龍官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地下

第一次印刷發行　　2004年6月

失われた顔

USHINAWARETA KAO by Jiro Akaga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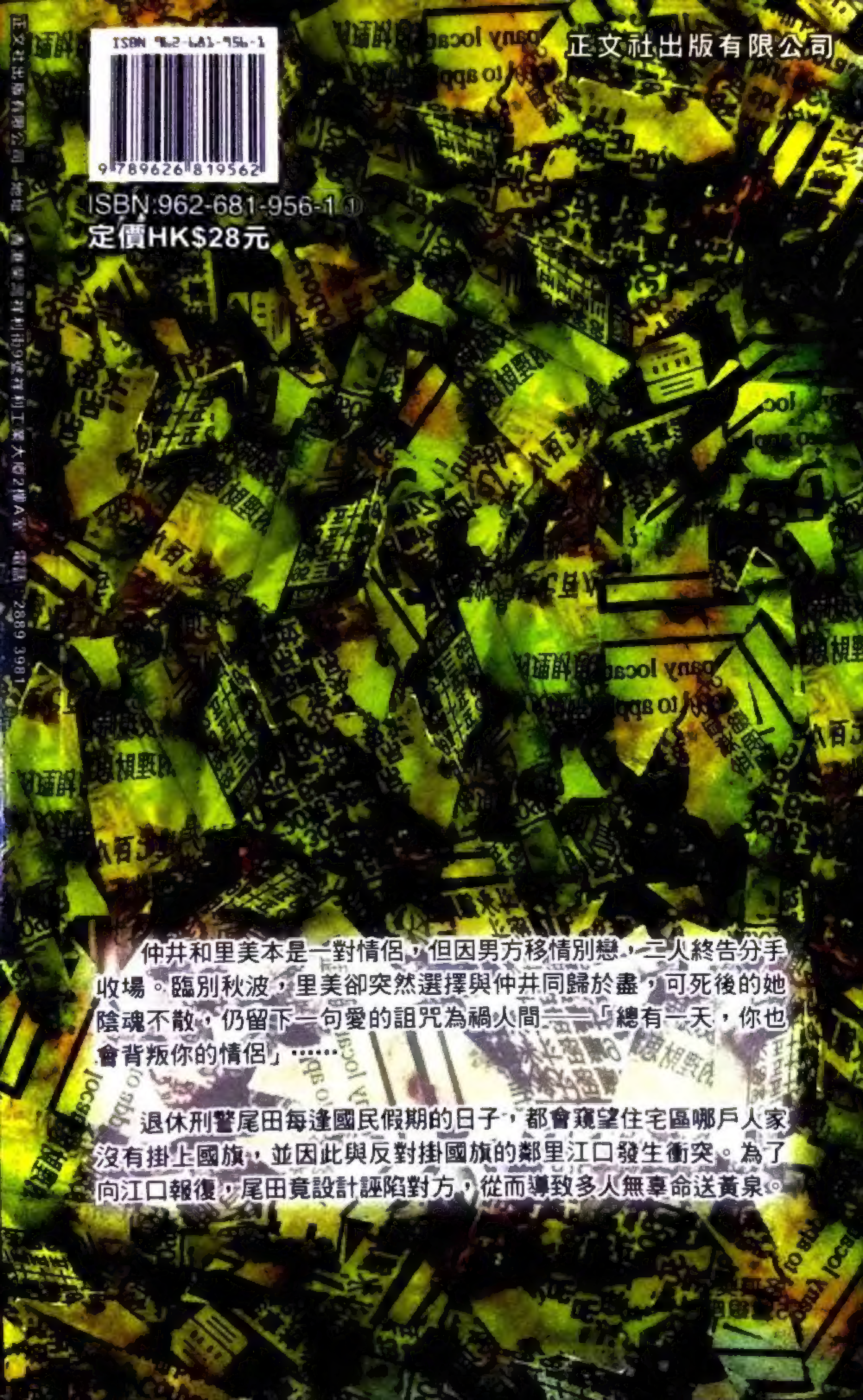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 962-681-956-1

定價 HK$28 元

若發現本書缺頁或破損，請致電28893981與本社聯絡。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電話：2889 3981



9 789626 819562
ISBN 962-681-956-1 ①
定價HK$28元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仲井和里美本是一對情侶，但因男方移情別戀，二人終告分手收場。臨別秋波，里美卻突然選擇與仲井同歸於盡，可死後的她陰魂不散，仍留下一句愛的詛咒為禍人間——「總有一天，你也會背叛你的情侶」……

退休刑警尾田每逢國民假期的日子，都會窺望住宅區哪戶人家沒有掛上國旗，並因此與反對掛國旗的鄰里江口發生衝突。為了向江口報復，尾田竟設計誣陷對方，從而導致多人無辜命送黃泉。